



^ 16  
2561  
4



憑山閣增輔留青新集卷之四目次

詩學要訣

詩辨

詩體

詩法

詩評

詩證

古學辨體

韻語類

楚辭辨

賦辨

不虛武辨  
長門賦辨

三國武辨  
六朝賦辨

唐賦辨

宋賦辨

古今賦分  
為五體辨

賦設為問  
答之始辨

賦後辭辨

賦中歌辨

賦用有聲  
貴典辭辨

賦辭有聲  
似賦者辨

頌辨

贊辨

銘辨

箴辨

規辨

戒辨

玉言類

名詩新集

卷之四目次



18  
2581  
4

書目類集

卷之四

命辨

告諭辨

詔辨

勅辨勅付

聖書辨

國書辨

制辨

誥辨

冊辨

批答辨

御札辨

赦文辨

鐵券文辨

玉牒文辨

諭祭文辨

誓辨

盟辨

符命辨

令辨

教辨

章奏類

上書辨

章辨

表辨表記

牋辨

奏辨奏列

啓奏此奏列

正文類

策問辨

策辨

論辨

序辨序略

雜文類

說書辨

祝文辨

辯辨

解辨

釋辨

問對辨

引辨

題跋辨題跋

志辨

紀事辨

評辨

字說辨字序 各親

七辨

連珠辨

義辨

說辨

原辨

議辨

韻辭辨

致辭辨

上梁文辨

文辨

雜著辨

文告類

符辨

檄辨

露布辨

公移辨

判辨

約辨

悼往類

行狀辨

述辨

墓誌辨

墓碑辨

百三十一

四百六

二

墓表辨

阡表辨

哀辨

詩

祭文辨

弔文辨

論議辨

卷之四目次

愚山閣增輯留青新集卷之四

西泠陳枚簡侯選

男 德裕子厚增輯

錢塘虞爾集展園訂

休邑朱從儀慎威泰閱

詩學要訣

詩辨

禪家者流乘有小大家有南北道有邪正學者須從最上乘具  
 正法眼悟第一義若小乘禪聲聞辟支果皆非正法也論詩如  
 論禪漢魏晉與盛唐之詩則第一義也大曆以還之詩則小乘  
 禪也已落第二義矣晚唐之詩則聲聞辟支果也學漢魏晉與  
 盛唐詩者臨濟下也學大曆以還之詩者曹洞下也大抵禪道  
 惟在妙悟詩道亦在妙悟且孟襄陽學力下韓退之遠甚而其  
 詩獨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唯悟乃為當行乃為本色

然悟有淺深有分限有透徹之悟有但得一知半解之悟漢魏高矣不假悟也謝靈運至盛唐諸公透徹之悟也他雖有悟者皆非第一義也吾評之非僭也辨之非妄也天下有可廢之人無可廢之言詩道如是也若以為不然則是見詩之不廣參詩之不熟耳試取漢魏之詩而熟參之次取晉宋之詩而熟參之次取南北之詩而熟參之次取沈宋王楊盧賡陳拾遺之詩而熟參之次取開而大空諸家之詩而熟和之次獨取李杜二公之詩而熟參之又于取晚唐諸家之諸而熟參之又取本朝蘇黃以下諸家之詩而熟參之其直非自有不能得者僅猶於此而無見焉則是人狐外道蒙蔽其真識不可救藥終不悟也夫學詩者以識為主入門須止立志須高以漢魏晉盛不為師不作開元天寶以下人物若自退屈即有下劣詩魔入其肺腑

之間由立志之不高也行有未至可加工力路頭一差愈趨愈遠由入門之不正也故曰學其上僅得其中學其中斯為下矣又曰見過于師僅堪傳授見與師齊減師半德也工夫須從上破下不可從下做上先須熟讀楚辭朝夕諷詠以為之本及讀百詩十九首樂府四篇李陵蘇武漢魏五言皆須熟讀即以李杜二集枕籍觀之如今人之治經然後博取盛唐名家醞釀胸中久之自然悟人雖學之不至亦不失正路此乃是從頂額上做來謂之向上一路謂之直截根源謂之頓門謂之單刀直入也

詩之法有五曰休製曰格力曰氣象曰興趣曰音節  
詩之品有九曰高曰古曰深曰遠曰長曰雄渾曰飄逸曰悲壯曰淒婉

其用工有三曰起結曰句法曰字眼  
其大槩有二曰不游不迫曰沉着痛快  
詩之極致有一曰入神詩而入神至矣茂以加矣唯李杜得之  
他人得之蓋寡也

夫詩有別材非閱書也詩有別趣非閱理也然非多讀書多窮  
理則不能極其至所謂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詩者吟咏  
情性也盛唐諸人惟在興趣羚羊掛角無跡可求故其妙處透  
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  
言有盡而意無窮近代諸公乃作奇特解會遂以文字為詩以  
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夫豈不王終非古人之詩也蓋于一唱  
三嘆之音有所歉焉且其作多務使事不問興致用字必有來  
處用韻必有出處讀之反覆終篇不知着到何在其末流甚者

叫噪怒罵其意厚之風殆以爲警爲詩詩而至此可謂一厄  
也然則近代之詩安取乎曰有之吾取其合于古人者而已國  
初之詩尚謔譏唐人王黃州學白樂天楊文公劉中山李商  
隱盧大蕭李羣菜州歐陽公登韓退之古詩梅聖俞李唐人平  
淡清遠東坡山谷始自出己意以爲詩唐人之詩交矣山谷用  
工尤爲深刻其後法席盛行海內稱爲江西宗派近世趙紫芝  
翁靈運輩獨喜賈島姚合之詩稍之復就清苦之風江湖詩入  
多效其体一時自謂之唐家不知止入聲聞辟支之果豈盛唐  
諸公大乘法眼者哉嗟乎正法眼之失傳久矣唐詩之說未  
明唐詩之道或有時而明也今既唱其体曰唐詩矣則卒者謂  
唐詩訖止於是可得非詩道之重不幸耶故子不自度是輒定  
詩之宗旨且借禪以爲喻推原漢魏以來而截然當以盛唐爲

法雖獲罪于世之君子不辭也後捨漢魏而獨言盛唐者謂古律之體備也

詩體

風雅頌既亡一變而為離騷再變而為西漢五言三變而為歌行雜體四變而為沈宋律詩五言起于李陵蘇武七言起于漢武相梁四言起于漢楚王傳韋孟六言起于漢司農谷永三言起于晉夏侯湛九言起于高貴鄉公以時而論則有建安休

漢末年号曹子建父子及鄴中七子之詩

黃初體 末年号與建安相接其體一也

正始體 末年号嵇阮諸公之詩

大康體 晉年号左思潘岳二張一陸諸公之詩

元嘉體 宋年号顏鮑謝諸公之詩

永明體 齊年号沈約諸公之詩

齊梁體 通兩朝而言之

南北朝體 通魏周而言之與齊梁體一也

唐初體 唐初猶襲陳隋之體

盛唐體 景元以後開元天寶諸公之詩

大曆體 大曆十才子之詩

元和體 元白諸公之詩

晚唐體

本朝體 通前後而言之

元佑體 蘇黃陳諸公

江西宗派體 山谷為之宗

以人而論則有

蘇李體 李陵 蘇武也

曹劉體 于建公幹也

陶體 淵明也

謝體 靈運也

徐庾體 徐陵 庾信也

沈宋體 徐期之間也

陳拾遺體 于昂也

王楊盧駱體 王勃 楊炯 盧照 駱賓 各賓王也

張曲江體 始與文獻公九齡也

少陵體

大白體 高適 大體 高常侍 適也

孟浩然體

吳嘉州體 岑參也

王右丞體 王維也

韋蘇州體 韋應物也

韓昌黎體

柳子厚體

韋柳體 蘇州與儀曹合言之

李長吉體

李商隱體 卽西崑體也

盧仝體

白樂天體

元白體 微之樂天其體一也



杜牧之體

張籍體

王建體謂樂府之體同也

賈島仙體

孟東野體

杜甫鶴體

東坡體

山谷體

后山體后山本學唐其語似之者但數篇體或似而不全又其

他則本其自体耳

王荆公體公絕句最高其得意處高出宋黃陳之上而與唐人

尚陽一閱

邵康節體

陳簡齋體陳去非與義也亦江西派而小異

楊誠齋體其初學半山后山最後亦學絕句于唐人已而書

諸家之體而別出機杼蓋其自序如此也

又有所謂選體選詩時代不同體製隨異今人例用五言古詩

為選體非也

相梁體漢武帝與羣臣共賦七言每句用韻後人謂此體為相

梁

三臺體王臺集乃徐陵所序漢魏六朝之詩皆有之或者但為

纖麗者為玉臺體其實則不然

西崑體即李商隱體然兼溫庭筠及本朝楊劉諸公而名之也

香奩體韓偓之詩皆裊裊脂粉之語有香奩集

宮體梁簡文傷于輕靡時号宮體其他體製尙或不二然亦既

不出此耳

有古詩

有近體即律詩也

有絕句

有雜言

有三五七言

自三言而終以七言焉 魏晉有此詩秋風詞賦月明落葉聚還散寒鴉棲復驚相思相見知何日此時此夜難為情

有半五六言

有一字至七字

晉傳玄鴻鴈生塞北之篇是也唐張南史雪花草等篇是也不隋人應韶有三十字凡三句七言一句九言不足為法故不列于此也

有三句之歌

高祖大風歌是也古華山歌二十五首者三句之詞其他古人詩多如此者

有兩句之歌

荆卿易水歌是也又古詩青聰白馬共戲樂女兒子之類皆兩句之詞也

有一句之歌

漢書枹鼓不鳴重少年一句之歌也又漢書乘萬騎上北邙梁童謠青巖白馬壽陽來者一句也

有口號

有歌行

或四句或八句古有鞞歌行放歌行長歌行短歌行又有單以歌名者行名者不可枚述

有樂府

漢成帝定郊祀立樂府采齊楚趙魏之聲以入樂府以其音調可被于絃管也樂府俱備衆體兼總衆名也

有楚辭

屈原以下做楚詞者皆謂之楚詞

有琴操 古有水仙操 幸德源所作 別鶴操 高陵牧子所作  
有謠 沈炯有獨酌謠 王昌齡有塞族謠 穆天子之傳有自雲記也

曰吟 古詞有隨頭吟 孔明有梁父吟 相如白頭吟

曰詞 選有漢武秋風詞 樂府有木蘭詞

曰引 古曲有霹靂引 走馬引 飛龍引

曰詠 選有五君詠 唐儲光義有羣飛詠

曰曲 古有大堤曲 梁簡文有烏棲曲

曰篇 選有名都篇 京洛篇 白馬篇

曰唱 魏明帝有氣出唱

曰弄 古樂府有江南弄

曰長調

曰短調

有四聲 四声周顒所設

有入病 入疾沈文所定 謂平頭上尾 蜂腰 鶴膝 大韻 小韻  
細正 細之辨 其人病 惟上尾 鶴膝 最忌 餘病 猶可 學者 從事  
律韻 不可不知

又有以嘆名者 古詞有楚妃嘆 明君嘆

以怨名者 選有四怨 樂府有獨處怨

以哀名者 選有七哀 少陵有八哀

以愁名者 古詞有寒夜愁 王階愁

以思名者 太白有靜夜思

以樂名者 齊武帝有伯家樂 宋藏質有石城樂

以別名者 子美有無家別 重老別 新婚別

有全篇雙聲叠韻者 東坡經字韻詩是也

有全篇字皆平聲者 天隨子夏日詩四十字皆是乎又有一句

全平一句全仄者

有全篇字皆仄聲者 梅聖俞酌酒與婦飲之詩是也

有律詩上下句雙用韻者 第一句第三五七句押一仄韻第二

四六八句押一平韻唐章碣有此体不足為法漫列于此以

備其體耳又有四句平人之體四句仄入之体無關詩道今

皆不取

有輓轡韻者 雙出雙入

有進有退韻者 一進一退

有古詩一韻兩用者 文選曹子建美女篇有兩難字後康樂述

祖德詩有兩人字其後多有之

有古詩一韻三用者 文選任彦昇與范僕射詩三用情字也

有古詩三韻六七用者 古焦仲卿妻詩是也

有古詩重用二十許韻者 即前人詩也

有古詩旁取六七許韻者 韓退之此目足可惜篇是也凡雜用

東冬江陽庚青六句歐陽公謂退之過寬韻則故旁入他韻

非也此乃用古韻耳于集韻自見之

有古詩全不押韻者 古探道曲是也

有律詩至百五十韻者 少陵有古韻律詩白樂天亦有之而本

朝王黃州有百五十韻五言律

有律詩止三韻者 唐人有六句五言律如李益詩漢家今上郡

秦塞古長城有日雲常慘無風沙自捲當今天子聖不戰四

万平

有律詩徹首尾對者少陵多此體不可驟舉

有律詩徹首尾不對者盛唐諸公有此體如孟浩然詩挂席東

南望青山水國遙補轡爭利涉來往接風潮問我今何適天

台訪石橋坐看霞色晚疑是石城標又水國無邊際之篇又

太白牛渚西江夜之篇皆文從字順音韻鏗鏘八句皆無對

偶

有後章字接前章者曹子建贈白馬王彪之詩是也

有四句通義者如少陵神女降媚妙昭君有無句留明怨惜

夢盡失歡娛是也

有絕句折腰者

有八句折腰者

有擬古

有集古

有分題古人分題或各賦一物如之近其人分題得某物也或

日探題

有分韻

有和韻

有借韻如押七友韻可借入也或十二齊韻是也

有協韻楚詞及選詩多用協韻

有今韻

有古韻韓退之此日足可惜詩用古韻也選詩蓋多用此

有古律陳子昂及唐諸公多此體

有今律

有今聯

有頸聯

有發端

有落句 結句也

有十字對 劉春虛滄波子萬里日夜一孤舟是也

有十字句 常建一徑道幽處一房花木深等是也

有十四字對 劉長卿江客不堪與北望塞鴻何事又南飛是也

有扇對 又謂之隔句對如鄭都官昔年共照松溪影松折碑荒僧已無今日還思錦成事雪消花謝夢何如是也蓋以第一句對第三句第二句對第四句

有借對 孟浩然厨入具雞黍社于摘楊梅太白水春雲母碓風掃石楠花竹葉于人既無分菊花從此不須開是也

有就句對 又曰當句有對如少陵小院回廊春一寂浴鳥飛

晚悠悠李嘉作孤雲獨鳥川光暮萬里于山海飛

輩手文亦多此體如王勃龍光射牛斗之墟徐孺下陳蕃之榻乃就句對也

論雜體則有

用此體

夙人上句述其語下句釋其文如古子夜歌續而歌之類

蔡石

古樂府覆石今何在山上復安山何當大刀頭破鏡飛上

天俯詞固語也

五雜俎 見樂府

兩頭織 亦見樂府

無中 王意亦在此詩蘇伯玉妻作寫之盤中屈曲成文也

迴文起一實以消之妻織錦以寄其夫也

氏覆舉一字而誦皆成句無不押韻反覆成文也李公詩格有此二十字詩

雜合字相析合成文孔融漁父屈節之詩是也雖不謂詩之意重其體製亦古

建除建除遠有建除詩每句首冠以建除字其言甚在蓋建本工詩非因建除之体而佳也

字謎

人名

卦名

數名

藥名

花名

以上諸詩只成戲詭不足為法也

又有六用十用之類及藏頭歇後等語今世之近世有李公詩格泛而不備惠洪天厨禁石最為快人今此卷有弓參一事者蓋其是處不可易也

詩法

學詩先除五俗一曰俗體二曰俗意三曰俗句四曰俗字五曰

俗韻

有語忌有語病語病易除語忌難除語病古人亦有之惟語忌則不可有

須是本色須是當行

對句好可得結句好難得發句好尤難得

發端忌作舉止收拾貴在出場

不必去着題不必多使事

押韻不必有出處用事不必拘來歷

下字貴普通造語貴圓

意貴透徹不可隔靴搔痒

語貴風澀不可拖泥帶水

最忌骨董最忌起貼

語忌直意忌淺脈忌露味忌短首頸忌散緩亦忌迫促詩難處

在結裏譬如斧刀須用托人結裏若南人便非本色

須參活句勿參死句

詞氣可頡頏不可乖戾

律詩難于古詩絕句難于八句七言律詩難于五言律詩五言

絕句難于七言絕句

學詩有三節其初不識好惡連篇累牘而成既識其始

生彙編成之極難及其透徹則七縱八橫信手拈來頭頭是道矣

看詩須看金剛眼睛庶不眩于受門小法顏家有金剛眼睛之說

辨家數如辨蒼白方可言詩辨公評文章先體製而後文之正

詩之工拙是非不必爭試之已詩置之古人詩中與識者觀之而不能辨其真古人矣

詩評

大層以前分明是一副言語晚唐分明別是一副言語本朝諸公分明別是一副言語如此見明方許具一隻眼也盛唐人有似鹿而非鹿處有似拙而非拙處



五言絕句衆唐人是樣少陵是一樣韓退之是一樣王荆公是一樣本朝公是一樣

盛唐人詩亦有一二濫觴晚唐者晚唐人詩亦有一二可入盛唐者要當論其大槩耳

唐人與本朝詩未論工拙直是氣象不同

唐人命言語亦自不同雜古人之集而觀之不必見詩望其題引而知其爲唐人令人矣

大曆之詩高者而未失盛唐宗者漸入晚唐矣

晚唐之下者亦墮野狐亦道鬼窟中

或問唐詩何以勝我朝唐以詩取士故多專門之學我朝之詩所以不及也

詩有詞理意興南朝人尙詞而病于理本朝人尙理而病于意

與舍人尙意興而理在公中漢魏之詩詞理意興無迹可求

漢魏古詩氣象混沌難以句摘言以還方有佳句如淵明採菊

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謝靈運池塘生春草之類謝所以不及陶

者康樂之詩精工淵明之詩質而自然耳

謝靈運之詩無一篇不佳

黃初之後惟阮籍咏懷之作極爲高古有建安風骨晉人言陶

淵明阮嗣宗外惟左太冲高出一頭陸士衡獨在諸公之下

頭不如鮑鮑不如謝文中子獨取顏非也

建安之作全在氣象不可尋枝摘葉靈運之詩已是徹首徹尾

成句對矣是以不及建人也

謝朓之詩已有全篇似唐人者當觀其集方知之

戎豈在盛唐爲最下已濫觴晚唐矣成豈之詩有絕似晚唐者

權德輿之詩却有絕似盛唐者權德輿或有似嘉蘇州劉長卿處

冷朝陽在大曆才子中為最下

馬戴在晚唐諸人之上

劉沔呂溫亦勝諸人

李頎不全是晚唐間有似劉隨州處

陳陶之詩在晚唐人中最無可觀

薛逢最淺俗

大曆以後吾所深取者李長吉柳子厚劉禹吏德輿李益耳

公正不當優劣太白自有一二妙處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

妙處太白不能作

子美不能為太白之飄遠太白不能為子

老吟遠韻別等子美不能道子美北征兵

不能作論詩以李杜為華挾天子以令諸侯

少陵詩法如孫吳太白詩法如李廣

少陵如竹制之師少陵詩意真漢魏而取戴于六

之妙則前蓋所謂集大成者也

觀太白詩者要識真太白也太白天材豪逸語多率然而成

萃者于每篇中要識其安身立而可也太白發句語之開門

山

李杜數公如金鵝汎海香象渡河下視郊島輩真蟲吟草間耳

人言太白仙才長吉鬼才不然太白天仙之詞長吉鬼仙之詞

耳

王川之怪長吉之瑰詭天地間自欠此体不得

高岑之詩悲壯讀之使人感慨孟郊之詩刻苦讀之使人不懽

楚詞惟屈宋諸篇當讀之外此惟賈誼恆長沙淮南王招隱塲

嚴夫人哀時命宜熟讀此外亦不必讀也

九章不如九歌九歌哀艱尤妙

前輩謂大招勝招魂不然

讀騷之久方識其味須歌之抑揚涕淚滿襟然後為識離騷否

則為憂金撞楚耳

唐人惟柳子厚深得騷之李觀皆所不及若皮日休九

諷不足為騷

韓退之琴操極高古正是本色非唐賢所及

釋皓然之詩在唐諸僧之上唐詩僧有法震法照玄可護国靈

一清江無木齊已貫休也

絕句惟荆公最長胡荈十八拍混然天成絕無痕跡如蔡文姬

肝肺流出

擬言惟江文通最長擬淵明似淵明擬康樂似康樂擬左思似

左思擬郭璞似郭璞獨擬李都尉一首不似西漢耳

雖康樂擬苦未中諸子之詩亦氣象不類至于列女休谿行行

重行行等篇鮑明遠代君子有所思之作仍是其自体耳

和韻最害人詩古人酬唱不次韵此風始盛于元日皮陸而本

朝諸貧乃以此而開工遂至往復有八九和者

孟郊之詩憔悴枯槁其氣局促不伸退之許之如此何耶詩道

本正大孟郊自為之艱阻耳

益浩然之詩詠咏之久有金石宮商之聲

唐人七言律詩當以崔灑黃雀樓為第一

唐人好詩多是征成遷謫行旅離別之作往往能感動激發人意

茉莉子卿詩幸有弦歌曲可以喻中懷詩為遊子吟冷冷

絲竹屬清聲慷慨有餘哀長歌正激烈中心愴似摧

曲念子不能尹今人觀之必以為一篇重複之甚

絲竹之管絃之語耶古詩正不當以此論之也

十九首青青河畔草鬱七園中柳盈盈樓上

娥紅粉粧纖纖山素手一連六句皆用登

重複之甚古詩正六當以此論之也

任昉芙蓉射詩之首中凡兩用生空

狂生于齡高恨生猶是兩義猶我故人情生死一交情欲以遺

離情三情字皆用一意

天厨禁衛謂平韻可重押若或平或仄則不可彼但以入仙歌

言之耳向見之陋耶詩話謂東坡兩耳韻兩耳義不同故可重

押慶之亦非也

劉公韓贈五官中郎將詩豈我從元后整駕至南川過彼豐浦

都與君共翱翔元后益指曹操也至南川謂伐劉表之時豐浦

都喻操誰郡也王仲宣從軍詩云籌策運帷幄一由我聖君聖

君指曹操也又曰竊慕負鼎翁願為鼎足是欲效伊君負鼎

于湯以伐桀也是時漢帝尚存而二子之言如此一日元后一

曰聖君立與荀彧比曹操為高亮同科或以公幹平視美人為

不屈是未為知人之論春秋誅心之法二子其何逃

古人贈答多相勉之詞蘇子卿云願君崇令德隨時愛景光李  
少卿云努力崇明德皓首以為期劉公幹云勉哉修令德北而  
自寵珍杜子美云君若登台輔臨危莫愛身往往是此意有知  
高遠夫贈王云吾知十年後李子多苗金多爰何足道又其于  
以名位期人者此達夫偶然瀟灑處也

詩證

少陵與太白獨厚于諸公詩中凡言太白十四至  
謂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醉眠秋共被得手日同行三夜頻  
要君情親多君意意其情好可想邈齋聞覽謂二人名既相逼  
不能無相忌是以庸俗之見而度賢哲之心也予故不得不辨  
古詩十九首非止一人之語也行行重行行樂府以為枚乘之  
作則其他可知矣

古詩十九首行行重行行王臺作兩首自越南集按以下別為  
一首當以選為正

文選長歌行只有一首書園中裝音郭茂倩樂府有兩篇次  
一首乃仙人騎白鹿者仙人騎白鹿之篇予疑此詞岩岩山上  
亭以下其義不同當又別是一首郭茂倩不能辨也

文選飲馬長城宿古詞無人名王臺以為蔡邕作  
古讀了不可讀者莫如巾舞歌文義漫不可解

古文將進酒芳樹石榴檉章行等篇皆使人讀之茫然耳  
又柴露雉子班艾如張思恭翁上之回等只二三句可解豈非  
歲久文舛訛而然耶

木蘭歌促織何唧唧文苑英華作唧唧何切切又作嘒嘒樂府  
作唧唧復唧唧又何促織何唧唧當從樂府為正也

願馳千里足郭茂倩樂府作願借明馳千里足西陽雜俎願也  
千里明馳足漁隱不考妄為之辨

木蘭歌最古然湖氣傳金析寒光照鐵衣之類也似太白必非  
漢魏人詩也

木蘭歌文苑英華直作墓又甫名字郭茂倩樂府有兩篇其後  
篇乃元甫所作也

班姬好如歌行文選直作班姬之名樂府以為顏延年作

孔明梁父吟步出齊東門遙望滄陰里樂府解題作遙望陰陽

里青州有陰陽里田疆古野子解作田強固野子

南北朝人惟張見正詩最多而最無足省發所謂雖多亦笑以  
為

西清詩話載見文元家所藏陶詩有問來使一篇云爾從山中

來早晚登天目我屋南山下今生欲取菊香葉已抽秋蘭氣

當歸歸去來山中山中應酒熟子謂此篇誠佳然其體製氣象

與淵明不類得非太白逸詩後人漫取以入陶集耳

文苑英華有太白代寫參樞先輩七言律一首乃晚唐之下

者又有五言律三首其一送客歸吳其二送友生遊峽中其三

送袁明甫任長江集本皆無之其象數大層正元間亦非太白

之作又有五言兩首望月一首望夫石一首冬日歸舊山一首

皆晚唐之語又有秦樓出佳麗四句亦不類太白皆後人假名

也

文苑英華有送史司馬赴崔相公幕一首云峭嶸丞相府清切

鳳皇池羨爾瑤臺雀向樓瓊枝歸飛晴日好吟弄東風吹正

有乘軒樂當初學舞時珍禽在羅網微禽若遊絲願托周二翁

相徇慄水滄此或太白之逸詩也不然亦是盛唐人之作  
大白集中少年行只有數太白其他皆淺近浮俗决非太白所  
作必至誤人也

迎且東風騎蹕絕句决非盛唐人氣象只似白樂天言語今  
世俗圖書以為少陵詩淵隱亦辨其非矣而黃伯編入杜集非  
也

安陵有遊地逸詩一首云避地歲時晚身筋骨勞詩書遂墮  
聲奴僕且旌旌行在僅聞信此生隨所遭禮義奮天下曾見出  
腥臊題下公自註云至德三載丁酉作此則真少陵語也今書  
市集本並不見有

舊蜀本杜詩並無註釋雖編年而不分古近二體其間畧有公  
自註而已今豫章庫本以為翻鎮江蜀本雖分雜註又分古律

其編年亦且不同近賢慶簡南海漕臺開杜集亦以為蜀本雖  
刪去假坡之註亦有王原叔以下九家而趙註比他本最詳皆  
非舊蜀本也

杜集註申坡曰者皆是托名假為漁隱雖嘗辨之而人尚疑者  
蓋無至當之說以指其偽也今舉一端將不辨而自明矣如楚  
湖八峯翠註云景差蘭亭春望于峯楚岫碧萬木郢城陰且五  
言始于李陵蘇武或云枚乘漢以前五言古詩倘未有之寧有  
戰國時已有五言律句耶觀此可以一笑而悟矣雖然亦幸而  
有此漏運也

杜註中師曰者亦坡曰之類但其間半為生具尤為淆亂或人  
此深可嘆然具眼者自默識之耳

牽灘瀆城少年行百家選作兩首自秦川以下別為一首郭茂

信樂府已作一首文苑英華亦止作一首當從樂府英華為是矣

玉川子天下薄夫若耽酒之詩荆公百家詩選止作一篇本集自天上白日悠悠懸以下別為一首當從荆公為是

太白詩斗酒渭城邊壚頭耐醉眠乃岑參之詩誤入太白集上曲駟馬新跨紫玉鞍者乃王昌齡之詩亦誤入昌齡本有二篇前集乃秦時明月漢時關也

孟浩然有贈孟郊一首按東野乃貞元元和間人而浩然終于開元二十八年時代懸遠其詩亦不似浩然必誤入

杜詩五雲高太甲六月曠捕扶太甲之義始不可曉得非高太乙耶乙為甲荃亦相近以星對風亦從其類也至于杳杳東山攜漢妓亦無義埋疑是攜坡去益子美每于絕句喜得偶耳

度如此更後

王荆公百家詩選蓋本于唐人英華簡氣集其初明星德宗時樓劉希夷述之詩無少增損次序亦同

孟浩然且增其數篇光義後方是劉公自取前卷讀之盡佳非其選釋之精益盛唐人詩無不可觀者至于大曆以後其去取

深不滿人意况唐人如沈宋王楊盧駱陳拾遺張燕公張曲江賈至王維獨孤及韋應物蘇武詠劉春虛基毋潛劉長卿李

長吉諸公皆大名名家李杜韓柳四家有其集故不載而此集無之荆公當時所選當據宋次道之所有耳其序乃言嚮唐詩觀

此之矣豈不誣哉今人但以荆公所選敘祗而不敢議可嘆也荆公有一家但取一二首而不可讀者如曹唐二首其一首云

年少風流好丈夫大家望拜漢金吾閒眠曉口聽啼鴉笑倚春



風似轉轡深院吹竿從漢婢靜街調馬任奚奴牡丹花下釣鼈  
畔獨倚紅肌將虎鬚此不足以書屏障可以朝閨巷小人女背  
之詞又買劍一首云青天露拔靈寬位黑地潛驚鬼魅愁但可  
與師巫念也

余嘗見方子通稟誌唐詩有八百家子通所藏有五百家公則  
世不見可惜哉柳子厚漁翁夜傍西岩宿之詩東坡刪去後二  
句使子厚復生亦必心服謝朓迴庭張樂地瀟湘帝子遊雲去  
蒼梧野水還江漢流停驂我悵望嗒棹子夷猶廣平聽方籍茂  
陵將見求心事俱已矣江上徒離曼子謂廣平聽方籍茂陵將  
見求一聯刪去只用八句尤為渾然不知識者以為何如

古學辨體

韻語類

楚辭辨

楚辭詩之變也詩無楚風然江漢間皆為楚地文王化行南國  
漢廣江有汜諸詩列于二南乃居十五國風之先是楚實為風  
首也風雅既亡乃有楚狂鳳兮騷子滄浪之歌發乎情止乎禮  
義與詩人大義不甚相遠但其詩論變詩之本體而以兮字為  
讀楚辭固已胡葉于此矣屈平本詩義為騷蓋兼六義而賦之  
意居多宋王繼作前號楚辭白是謂賦家悉祖此體如至方不  
能加矩至圓不能過規故離騷為古賦之祖卜居漁父二篇為  
文賦之祖若賈誼惜誓莊忌哀時命淮南招隱士武帝秋風辭  
瓠子歌王維山人韓愈訟風伯等皆擬騷也朱玉招魂篇助  
辭用些字景差祖之而作大招以只字為助辭又為一體

賦辨

賦體起于離騷離騷者言離憂也屈原作此以為憂蓋賦之祖而未嘗以賦名趙人荀况遊宦于楚攷其時雖在屈原之前所作五賦工巧深刻純用隱語君子無取焉及宋玉作神女登軒子等賦賦之名始著其詞輕清婉逸初未併組漢賈生弔屈原鵬鳥二賦用騷體而詞句猶在淺顯相如子虛上林諸賦出而揚楚班固之徒率以併組為勝矣夫賦者古詩之流詩有六義二曰賦所以質言性情也升高能賦頌所見也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使但尚辭而不尚意無興起之妙於麗何取二十五篇之騷無非發于情者故其辭麗其理則且有賦此興風雅頌諸義漢興賦家專取詩中賦之一義以為賦微騷中瞻麗之辭以為辭若情若理有不暇及而則之與淫遂判矣然古今言賦自騷之外咸以兩漢為古蓋其鋪張設落創起一法實為魏晉所宗當時無集類等書非其淹博者不能詳賦張左之才猶須研京十年鍊都一紀後諸名家欲挽其習所作文賦如阿房赤壁等不組詞而尚意清新流動又成一体讀之快然忘倦作者遇枯澁題能依諸大篇以恣其博濃熟體效諸文賦以示其情則思過半矣

子虛長門賦辨

子虛上林賦雖兩篇實則一篇賦之問答體原屈宋兩都二京王都皆然蓋又別為一體首尾是文中間乃賦世傳既久久而又變其中間之賦以鋪張為靡而專于辭者則流為齊梁唐初之併体其首尾之文以議論為後而專于理者則流為唐宋及宋之文体性情益遠不我漸盡然此等鋪敘之賦雖遠于情猶是賦之本義苟之臺閣深為一体故必取天地百神之音怪使

其辭夸風雲山川之形態使其詞始鳥獸草木之名物使其辭  
瞻金璧彩繪之容色使其辭漢宮室城闕之制度使其辭壯則  
辭人之賦既盡之然後自賦體而兼取他義當諷刺則取諸風  
當援引則取諸比當假托則取諸興當正言則取諸雅當歌詠  
則取詩頌詩人之賦又兼之矣若相如賦甚多而長門賦獨兼  
風比興之義宋梅翁稱長門較于虛上林如出上手長門尙意  
感動人心所謂情動于中而形于言雖不尙辭而辭亦在意之  
中矣

三國六朝賦辨

古之詩人其賦古則于古有懷賦今則于今有感賦事則于事  
有觸賦物則于物有深情之所在感之愈深窮之愈妙彼其子  
辭直寄焉而已後人刊陳落腐惟恐一語未新搜奇摘艷惟恐  
一字未巧抽黃對白惟恐一聯未偶回聲揣病惟恐一韻未格  
詞聲而愈求妍而愈飾彼其子情直外焉而已蓋西漢詞工于  
楚騷東漢又工于西漢以至三國六朝一代工于一代詞愈工  
則情愈短味愈淺而體愈下建安七子獨王仲宣詞賦有古風  
至晉陵士衡輩文賦等作已用俳体流至潘岳荀勗尾絕俳迨沈  
休文四聲人病起而俳体又入于律矣徐庾繼出又復隔句對  
聯以爲駢四儷六族事對偶以爲摛物洽聞有詞無情義亡体  
失此六朝之賦所以益遠乎古然其中有安仁秋興明遠舞鶴  
篇雖其詞不過後代之詞乃情則猶得古詩之餘也

唐賦辨

唐賦大抵律多而古少句中拘對偶以趨時好字中拗聲病以  
避時忌孰有空古賦者卽有之率以徐庾爲宗第少異於律耳

甚或以五七言之詩四六句之聯爲古賦者中唐李太白所作古賦差強人意但併之蔓雖除而律之根故在然終是六朝賦耳惟韓柳詩古賦以騷爲宗超出律律之外唐賦之台莫古於此阿房宮賦古今膾炙但大半是論體不復專自爲賦矣母亦惡律律之過而特尚理以矯之乎吁文章先體製而後文辭者賦者其致思焉

宋賦辨

宋賦有俳體女體后山謂歐公以文体爲四六夫四六者屬對之文也可以文体爲之至於賦若以文体則是一片之文押幾個韻耳於風之優游比興之假托雅頌之形容皆不兼矣胸翁云宋朝文明之盛前世莫及自歐陽南豐眉山迭起傑然自爲一代之文獨于楚人之賦有未數數然者觀此則宋賦可知矣

古今賦分爲五体辨

賦有五体曰古賦如長門賦夫何一佳人兮步逍遙以自虞句法篇法全似乎騷班婕妤好自憐賦壽素賦張衡思賦補衡鵬賦王粲登樓賦潘岳秋興賦之類是也上林子虛創爲縱橫駢織亦爲古賦效之者楊雄羽獵班固兩都左思三都張衡二京之類是也曰併賦自楚詞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製芰荷以爲衣兮集芙蓉以爲裳等句已類是語猶一句中自作對耳及相如左鳥號之彫兮右夏服之勁箭等句始分兩句作對而併遂甚焉後人倣之遂成此体每句對偶始陸機文賦鮑照蕪城賦謝惠連雪賦謝莊月賦顏延之豬白馬賦之類是也白文賦蓋楚辭卜居漁父二篇已肇文体子虛上林雨都等作則首尾見文後人倣之純用此体爲議論而押韻之文

如楊雄甘泉賦杜牧之阿房宮賦蘇軾赤壁賦之類是也曰律賦沈約有四声入病之拘徐庾復隔句對聯以爲四六而律益細焉隋進士科專用此体至唐朱盛行取士命題限以八韻必以音律諧協對偶精切爲工如韓愈明水賦限以玄化無宰至精感通八字爲韻起一段卽抑其事信美其義惟玄宋王曾萬物渾成賦以虛象生在天地之始爲韻之類是也曰小賦蓋恢諧遊戲之作木于宋玉大言小言賦而設爲問答或純以四言成篇如楊雄遂貧賦左思白髮賦東坡煎氣賦等類是也

賦設爲問答之始辨

屈原假爲卜者漁父問答之後後人悉見規倣子虛上林賦以子虛烏有先生亡是公長楊賦以翰林主人子墨客卿兩都賦以西都賓東都主人兩京賦以憑虛公子安處先生三都賦以西蜀公子東吳王孫魏國先生皆竝襲一律則知詞賦之作莫不祖騷矣

賦後有亂辨

亂者樂節之名篇章之末撮大要以爲亂蓋原本離騷未有亂曰已矣哉國無人兮莫我知兮等句而賦又有系曰重曰總是此義若東都賦後有其詞曰凡明堂等詩五首潘岳藉田賦後張衡南都賦後俱有頌曰之類此又一法

賦中有歌辨

張衡南都賦後有相與歌曰後又有敢作頌曰以歌頌雙收謝莊月賦有歌曰美人邁兮音塵闕隔千里兮其明月又稱歌曰月既深兮露欲晞歲方晏兮無與歸等語以二歌雙收若離騷扯思篇中有少歌曰倡曰二詞則後賦中篇之歌所自昉也

賦用事貴與確辨

左太冲三都賦序畧曰美物者貴依其本讚事者宜本其實匪本匪實覽者奚信相如賦上林而引盧橘夏熟楊雄賦甘泉而陳玉樹菁葱班固賦西都而嘆以出比目張衡賦西京而述以遊海若假稱珍怪以為潤色若斯之類匪實于茲者之果木則生非其壤校之神物則出非其所於詞則易為藻飾于善則虛而無徵故賦家山川城邑鳥獸草木必當稽之地圖驗之方志也

文辭有似賦者辨

文以似賦者北山移文用古戰場文韓愈用田橫文柳子厚用屈原文之類辭之似賦者陶潛歸去來辭揚高里延陵懷古辭之類

頌辨

詩有六義其六曰頌頌者容也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至神明者也若商之那周之清廟皆以告神乃正體也至魯頌閟闕等篇用以頌僖公而體變矣後世獻頌特用魯頌而已其詞多用韻語若聖王得賢臣頌則用散文亦為變體文有哀頌則在叻所稱漢張紘初作陶侯哀頌是也劉休云頌之為體與雅清錄掄場汪洋敷寫似賦而不人華侈之區敬慎如銘而異乎規形之域知此可得作頌之法矣

贊辨

贊稱美也字本作讚相如作荆軻讚世已不傳孟堅漢史以論為贊至東方朔畫像贊及范曄諸贊皆易以韻語始為正體唐詩進士以箴論表贊代詩賦而無頌題後置博李宏詞科頌贊

二題皆出体式相似貴守瞻麗宏肆有雍容俯仰頓挫起伏之態作散文當祖班氏史評作韻語當宗東方朔其体有三曰雄贊意重褒美若諸集所載人物文章書畫諸贊是也曰哀贊哀人之歿而述德以贊之者是也曰史贊詞兼褒貶若史記索隱東漢晉書諸贊是也贊之為体似而不曠結言于四字之句盤相于數韻之詞其頌家之細條乎蓋嘗玩之其述贊也名雖為贊而實則評論之文其敘傳詞雖似贊而實則小序之語安得驟謂之贊而無辨乎

銘辨

銘者名也觀器而正名也故曰作器銘銘可以為大夫矣漢藝文志稱道家有黃帝銘六篇然亡其詞考諸夏商鼎彝尊鹵盤匚之屬莫不有銘而文多殘缺獨殷盤見于大宰而大載神書載武王誥銘凡九席觶豆之屬無不有銘以致其警後有稱述先人之德善勞烈如孔惲鼎銘又後世山川宮室門井之銘若孟堅燕然山旌征伐之功張孟陽劍閣戒殊俗之僭叛取義不同然要其体有二曰誓戒白况頌陸機曰銘貴博文而溫潤又有碑銘莫誌銘不列此類

箴辨

箴者誡也蓋醫者以箴石刺病故有所諷刺而救其失者謂之箴古有夏商二箴見于尚書大傳解及呂氏春秋然條句雖存而全文已缺獨周太史辛弔令百官箴王闕而虞氏掌獵故為虞箴其十篇備載左傳楊雄傲而為之作者和繼而亦用以自箴故其品有二曰官箴曰私箴皆用韻語以垂警戒凡作箴須用官箴王闕之意箴尾須依虞箴獸臣司原敢告僕夫之類現

誡之文須有警戒切磨之義

規辨

規為圓之器也書曰官師相規今人以箴規並稱而女章顧分為二體者何也箴者箴上之闕規者臣下互相規諫者也其所以自箴者乃濫觴耳然規之為名雖見于書而規之為文至唐元結始作五規豈其緣書之名而創為此體

戒辨

戒者警敕之詞字本作誠箴之别名欽淮南子載堯戒曰戰戰慄慄日謹一日人莫蹈于山而躓于垤漢杜篤作女戒後世因之

命猶令也大曰命小曰令此命令之別也上古王言同稱為命或以命官說命附命是也或以封爵如書微子之命與蔡仲之命是也或以飭職如畢命是也或以錫賚如文侯之命是也或傳遺詔如顧命是也秦改命曰制漢唐而下則以策書封爵制誥命官而命之名亡矣若周靈王賜齊侯環命莊肅明簡兒子左傳

諭告辨

諭曉也告命也以上載下之辭春秋內外傳如載周天子諭告諸侯及列國往來相告之詞然皆使人傳言不假書翰若漢一帝入關告諭為義帝死喪告諸侯漢章帝告廬江太守東平相等言之簡貴可式者也

詔辨

詔者告也

詔者告也

詔者告也



古者王言若軒轅唐虞同稱為命至三代始兼詔誓而稱之今見于書者是也秦改命曰制令曰詔於是詔與焉漢初走命四品其三曰詔後世因之夫詔者昭也告也古之詔詞皆用散文故能深厚爾雅感動乎人六朝而下文尚偶饒而詔亦用之然非獨詔也後代漸復古文而專以四六施之詔詰制策表箴簡啓等類則失之矣然散文以深純溫厚為本四六須下語渾全不可尚新奇華巧王言體之當以書之詔誓命為祖而參以兩漢詔冊蓋選詞古勁用意深婉視草者自當以兩漢為法唐宋以下又為一體然偶對中亦自可矜貴能以兩漢氣骨運唐宋詞藻綸綽所必尚也

敕辨 敕析附

敕戒敕也亦作敕飭也使之警飭不敢廢慢也戒敕為文實詔之切者周穆王命鄧艾受敕憲此其事也漢制天子命令有四其四曰戒書即戒敕也唐制王言有七其四曰發敕五曰敕旨六曰論事敕書七曰敕葉則唐之用敕廣矣宋亦有敕或用之于獎諭豈敕之初意哉其詞有散文有四六宋制戒勵百官曉諭羣民別有敕榜 今制諸臣差遣多于敕行事詳載職守中以勉詞而褒獎責讓多用之詞皆散文又六品以下官贈封亦稱敕命始兼四六亦可以見古文興復之漸云

璽書辨

璽若印也信也古者尊卑共之左傳魯襄公在楚季武子使公治問璽書追而與之此諸侯大夫印稱璽也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為印天子之印以玉獨稱璽羣臣莫敢用自秦始皇也漢初有三璽天子之書用璽以封故曰璽書又曰璽書唐以後獨稱曰

書亦聖書之類也其為用或以告諭或以報答或以獎勞或以責讓大抵制誥聖書皆曰王言然書之文尤覺陳義委曲命詞懇到者蓋書中能盡褒勸警教之意也漢文帝賜南越尉佗武帝賜嚴助光武賜竇融馮異等皆是 今制朝廷賜諸王亦用書疑即聖書也

國書辨

國書者鄰國相遣之書春秋列國有詞命以通彼此之情其文務協典禮從容委曲高卑適宜鄰人詞命迭更四手良有以也漢唐而下國統雖一而外國內通故其往來亦風之有國之不可廢也

制辨

天子之言曰制書謂為制度之命也蔡邕云其文曰制誥三公教令與令之屬是也刺史太守相刻奏申下士遷書文亦如之其徵為九卿若遷京師近官則言官其言姓各其免官及得罪無姓止稱名此漢制也又漢有策書以封拜諸侯王公有制書用載制度之文若命官則賜印綬而無命書唐世人賞罰赦宥慮囚及大除授用之其褒嘉贊勞別有勅勞制書餘皆用敕中書省掌之曰發敕授六品以下官用之即所謂告身也宋承唐制其曰制者以拜三公三省等官而罷免大臣亦用之故有敕告在庭敕告萬邦誨揚休命誕揚丕號等語詞必四六以便宣讀于庭其餘庶職則但用詔詔則多用散文以其直告某官也是知以制命官者唐宋之制西山云制誥皆王言貴典雅溫潤用字不可深僻造語不可尖新文武宗室各盡其宜為善

誥辨

太

證有告也告上曰告發下曰誥古者上下有誥故不以告上仲  
 虺之誥是也上以告下大誥命洛誥是也周礼士師以戒先後  
 刑罰其二曰誥用于會同以諭眾也秦廢古法止稱制誥漢武  
 復作之然亦不以命官唐世王言亦不稱誥至宋以命庶官而  
 追贈大臣貶謫有罪贈封其祖父妻室不宜于庭者皆用之故  
 所作尤多然攷歐蘇曾子諸集通謂之制故稱內制外制而詔  
 實雜于其中不復識別蓋當時王言之司謂之兩制是制之一  
 名統諸詔命七者而言細分之制與誥亦自有別惟唐無誥各  
 故仍稱制有散文四六二体明制命官不用制誥三載考續用  
 詔以褒美五品以上官而贈封其親及賜大臣勳階贈謚皆用  
 之六品以下用勅命其詞皆兼一體暨前代而損益之也

冊辨

冊自命也字本作策策者簡也漢制天子遠下之事有曰策書  
 長二尺短者半之其次一長一短兩編下附象書起維年月日  
 以命諸侯王三公亦以誅謚而三公以罪免亦賜冊則一本有  
 行隸書而賜之其長一尺當是之時惟用木簡故其字作策至  
 於唐人遠下之制有曰冊字始作策唐百官誌曰王言有七一  
 曰冊書皇帝皇后太子諸王則用之說文所謂諸侯進受于王  
 象其札一長一短中有編之形故當作冊也古文作符蓋冊  
 策一也通用至唐以後下用竹簡以金玉為冊乃專謂之冊文  
 詞休制相祖述至古者冊書施之臣下後世則郊祀祭享稱尊  
 加謚萬哀之屬亦皆用之其凡十有一曰祝冊郊祀祭享用  
 之王安石郊祀昊天上帝冊文歐陽修真神皇帝冊文之類曰  
 王冊上尊號用之唐憲宗下應乾聖壽太上皇冊文之類曰立

冊立帝立后立太子用之漢鄧太后立安帝文之類曰封冊封  
諸王用之漢武帝封廣陵王冊之類曰良冊遷梓宮及太子諸  
王大臣薨逝用之唐虞世南高祖神堯皇帝良冊漢章帝東平  
憲王奏良冊之類曰贈冊贈號及官用之晉元帝贈元敬虞皇  
后冊之類曰謚冊上謚賜謚用之唐權德輿德宗神武皇帝謚  
冊晉成帝上謚謚冊之類曰贈謚冊贈官并賜謚用之晉成帝  
贈謚溫嶠冊之類曰祭而賜大臣祭用之漢順帝詔祭楊震冊  
之類曰賜冊報賜臣下用之漢成帝報張禹冊之類曰免冊罷  
免大臣用之漢成帝賜史丹冊之類今制郊祀立后立儲封王  
封妃亦用冊而金玉銀銅之制各有差等至言之所不可闕者  
也

批答辨

批答與詔異詔則直達君上之意批答則天子採臣下章疏之  
意而答之也古者君臣都俞吁咈皆曰陳而命之詞後世乃有  
書疏而答之者遂用制詞若漢人報答聖書是已至唐始有批  
答之名以謂天子手批而答之也其後等士入院試制誥批答  
共三篇則求代言之人而詞華漸繁矣蓋自唐太宗答劉洎之  
後未有不假手于詞臣者有散文四六二體

御札辨

札小簡也天子之札稱御札尊之也古無此體至宋後有之其  
文出于詞臣之手而體亦不同大抵多用儻語蓋勅之變體也

赦文辨

赦者舍也肆赦之語始見虞書周禮司刺掌三赦之法呂刑  
疑赦之制則或以其情之可矜或以其事之可疑或以其人

在三赦二宥入訟之列非不問其情之淺深罪之輕重而既赦之也從世乃有大赦之法於是為文以告四方而赦文興焉又謂之德音蓋以赦為天子布德之音也然若之唐時戒厲風俗亦稱德音則德音之與赦文自是兩事不當強而合之也各有散文四六一體

鐵券之辨

券約也契也又繼也相約束繼繼以為限也史稱漢定天下大封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券金匱石室藏之宗廟其誓詞曰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笈及苗裔後世因有鐵券之文焉

玉牒文辨

玉牒文者封禪告天之文也世傳禹玉牒辭曰祝融司方殛其英沐曰俗月百宝生蓋後人附會之文耳漢武帝時司馬相如

病且死勸帝封禪故玉牒傳于今然其事不經明主所不為也

諭祭文辨

諭祭文者天子遣使下祭之辭戒施諸宗室妃嬪以明親親或施諸勳臣大臣以明資資而示君臣始終之義亦王言之一體也

誓辨

誓者誓眾之詞蔡沈云戒也軍旅曰誓古有誓書之詞如書稱禹征有苗誓于師以及甘誓湯誓泰誓收誓誓是也又有誓告羣臣之詞如書秦誓是也後世俱不多見又凡約信亦稱誓晉郝鑿討祖逖蘇峻誓之類

盟辨

禮記蒞牲曰盟刻勳云祝告于神明者也亦稱曰誓三代盛時

初無詛盟雖有要誓結言則退周衰人鮮忠信於是刑牲歃血要質鬼神而盟煩與此亦文之一體也盟誓之文必序危機獎忠孝共存亡戮心力祈幽靈以取鑒指九天以為正感激以立誠切至以敷詞此其同也

符命辨

符命者稱述帝王受命之符肇于相如之封禪交後楊雄美新班固典引邯鄲溲受命述相繼有作而文選亦列符命以別之

今辨

劉勰云今即命也七國之時並稱曰今秦法皇后太子稱今至漢王有赦天下令淮南王有謝羣公令則諸侯王皆是稱令矣意其文與詔誥無大異特避天子而別其名耳然考文選有梁任昉直德聖后令一首詞尚華靡不可法也

教辨

教者効也言出而民効也又教平于人也秦法王侯稱教而漢時大臣若京兆尹王尊出教以告屬縣是也故陳遵嘗以為大

章奏類

上書辨

書者舒也舒布其言而陳之簡牘也古人敷奏陳說之詞見于仙書春秋內外傳者詳矣然皆失口陳言不立篇目故伊訓無逸等篇隨意命名莫協于一然亦出自史臣之手劉勰所謂言筆未分此其時也隆及七國未復古式言事于王皆稱上書秦漢而下古制猶存蕭統文選欲其別于臣下之書也故自為一類而以上書稱之當歷採前代諸臣上告天子之書及列國之

臣上其君者以為式其他章奏表疏之屬則別為一體

章辨

章者明也古人言事皆稱上書漢定禮儀乃有四品其一曰章用以謝恩及放後漢論諫慶賀間亦稱章豈其施之寔廣歟自唐而後此制遂亡

表辨笏記附

表者標也明也標者事緒使之明白以告乎上也古者獻言于君皆稱上書漢定禮儀乃有四品其三曰表然但用以陳請而已後世因之其用寔廣於是有論諫有請勸有陳乞有進獻有進薦有慶賀有慰安有辭解有陳謝有訟理有彈劾所施既殊故其詞亦異至論其體則漢晉多用散文唐宋多用四六而唐宋之體又自不同唐人志德時有出入而不失乎雄渾之風宋人非律極其精切而有得乎明暢之旨然有唐宋人而為古作者有唐人而似宋體者不可不辨也故表一曰古體二曰唐體三曰宋體今所尚者皆宋體也宋人又有笏記書詞于笏以便宣奏蓋當時而表之辭然表文書于牘則其詞稍繁笏記宣于廷則其詞務簡此二體之別也

賤辨

賤者表也識表其情也字亦作箋古者君臣同書至東漢始用賤記公府奏記郡將奏賤若班固之說廣平黃香之奏江夏所稱郡將奏賤者是時太子諸王大臣皆得稱賤後世真以上皇后太子於是上天子稱表上皇后太子稱賤而其他不得用矣其詞有散又有儼語今制奏事太子諸王稱啓而慶賀則皇后太子仍並稱箋云

奏疏辨奏對 奏啓 奏狀 奏劄 封事 彈事

奏疏者群臣論諫之總名七國以前皆稱上書秦初改書曰奏漢定禮儀有四品章以謝恩奏以按劾表以陳謝儀以執異然當時奏章或上災異則非專以謝恩至于奏事亦稱上疏則非專以按劾也又按劾之奏別稱彈事又置八儀客奏陰陽日晷封板以防宣泄謂之封事而朝臣補外天子使人受所欲言及有事下議者並以書對則漢之制豈特四品已哉然自秦以及漢孝惠未聞以書言事者至孝文廣開言路於是賈山言治亂之道名曰至言則四品之名非叔孫通所定明矣魏晉以下啓獨盛行唐用表狀亦稱書疏宋人則監前制而損益之故有劄子有狀有書有表有封事而劄子之用居多蓋本唐人勝子錄子之制而更其名上封章表已列前編其他篇目更有八品曰

奏奏者進也曰疏疏者布也漢時諸上官屬於其君亦得稱疏故以附焉曰對曰啓啓者開也曰狀狀者陳也有散文儼語二体曰劄子劄者刺也曰封事曰彈事至疏封對狀劄五者又皆以奏字冠之以別于臣下私相對答往來之詞及論其文則皆以明允篤誠爲本辯析疏通爲要酌古御今治煩總要此大體也奏啓入規而忌侈又彈事明憲而戒善善學者當知也今制論政事者曰題陳私情者曰奏皆謂之本以及議官謝恩之類並用散文間爲儼語亦同奏格至于慶賀雖做表辭而首尾亦與奏同唯史館進書全用表式然則當今進呈之目唯本與表二者而已革百王之雜稱減中世之儼語此度越前代者也

正文類

策問辨



古者選士詢事改言而已未有問之以策者也漢文中年始策賢良其後有司亦以策試士蓋欲觀其博古通今剴劇解紛之識也然對策存乎士子而策問發乎上人猶必書為疑難古人策問有曰制策天子稱制以問也曰試策有司以策試士也

### 策辨

策者謀也漢書音義曰作簡策難問例置案上在試者意投射取而答之謂之射策若錄政後得矣顯而問之謂之對策射策者探事而獻說也以甲科人在對策者應詔而陳政也以第一登庸皆選賢之要術也夫策士之制始乎漢文晁錯所對尉為舉首自是而後天子往往策士而有司亦以策舉人其制迄今用之又學士大夫公私自議政而士進者三者均謂之策曰制策天子稱制以問而對者是也曰試策有司以策試士而對者是也曰進策著策而上進者是也又宋曾鞏有本朝政要策蓋當時進士帖括之類夫策之體練治為上攻文次之然人才不同或練治而寡文或工文而疎治兼備者稱為通才

### 論辨

論者議也劉勰云論者倫也彌綸羣言而研眾理也論始于論語若六韜一論乃後人之追題耳其為體則辨正然否窮有數道無形迹堅求通鈞深取極乃百慮之筌蹄萬事之權衡也而蕭統又選則分為三說論者首史論次之論又次之較諸魏說差為未盡惟設論則魏所未及而乃取答容難質戲解嘲三首以實之夫文有答有解已各為一體統不明言其體而槩謂之論豈不誤哉實謂析理亦與議說相契諷寓則與箴解同科設詞則與問對一致今兼三子之說例為八品曰理論政論

論史論文論論論萬論設論其題或曰某論或曰論某則又隨作者命之

序辨序畧附

序緒也字亦作敘言其善敘事理若絲之緒也始于詩之人序首言六義次言風雅之變又次言二南王化之自其言次第有序故謂之序又謂之大序則對小序而言也其為體有二曰議論曰敘事宋真氏嘗分列于正宗之編其序事又有正變二休至唐柳氏又有序畧之名則其題稍變而其文甚簡矣又有名序字序則別釋于名字說東萊云凡序又籍當序作者之意如贈送燕集等作隨事以序其實也大抵以善敘事理為上近世惟贈送為盛當取法昌黎諸作庶得古人贈言之義而無柝已徇人之失也

記辨

記者紀事之文禹貢顧為乃記之祖而記之名坊于戴記孝記諸篇後揚雄作蜀記而文選不列其類劉勰不著其說不知漢魏以前作者尚少其盛自唐始也其文以序事為主後人不知其體以議論雜之故陳師道云韓退之作記記其事耳今之記乃論也然魏燕亭記已涉議論而歐蘇以下議論寔多故以記事者為正體雜以論者為變體然有變而不失其正者則歐陽修吉州亭記王荦章書像記柳子厚益察使壁記是也又有托物以寓意者如醉鄉記有首之以序而以語語為記者如韓愈泮州東西水門記有篇樂系以詩歌者如蘇洵張益州畫像記皆為別體又有墓碑記墳記塔記則皆附釋于墓誌之條

碑文辨

碑者埤也上古帝王始號封禪樹石埤岳故曰碑周穆記迹于  
 箕山之石秦始皇刻銘於嶧山之巔此碑之所從始也攷士一祀  
 大門當碑楫註云官室有碑以識曰豈知早晚也祭義云牲人  
 鹿于碑註云古宗廟立碑繫牲是知宗廟有碑為識影繫牲之  
 用後人因于其上紀功德則碑之從來遠矣後漢以來有山川  
 之碑城池之碑宮室之碑橋道之碑壇井之碑神廟之碑家廟  
 之碑古迹之碑士風之碑災祥之碑功德之碑墓道之碑寺觀  
 之碑托物之碑皆因庸器漸闕而後為之所謂以石代金同乎  
 不朽者也故碑實銘器銘實碑文其序則傳其文則銘此碑之  
 體也又碑之體主于序事其後漸以議論雜之則非矣攷攷諸  
 大家之文而列為三品其主于敘事者曰正體主于議論者曰  
 變體敘事而參之以議論者曰變而不失其正至于託物寓意  
 之文則又為別休其體則為一類也又有碑陰及如柳字  
 元大明和尚碑陰登于碑陰之類

傳辨

傳者傳也太史公創史記列傳以載一人之事其為體不同迨  
 前後兩漢書三國晉唐諸史則但相祖襲而已厥後幸士大夫  
 或偃忠孝才德之事慮其淫沒或事迹雖微而直然可為法戒  
 者因為立傳以傳于世此小傳家傳外傳之例也西山云史遷  
 作孟荀傳不正言二子而旁及諸子此變體之可法步里容諱  
 又云范史黃憲傳蓋無事跡直以語言模寫其形容體段此為  
 最妙若馳騁又墨者間以滑稽之說則又傳休之變也其品有  
 四曰史傳以傳古人曰家傳以傳時人曰托傳如梓人傳巧者  
 傳四曰假傳有所引孔如毛穎傳潘和先生傳皆屬假借作者

尚各有考

書辨 奏記 啓 簡狀 疏

書記之用簡矣考其雜名有書有奏記有啓有簡有狀有疏有  
牋有劄書記其總稱也夫書記舒布其言而陳之簡牋也記啓  
謂進已志也啓開陳其意也一云跪也跪而陳之也簡者言陳  
其大畧也或曰手簡或曰小簡或曰尺牘皆問畧之意也狀之  
為言陳也疏之為言布也以上六者秦漢以來皆用于親知往  
來問答之間而書啓狀疏亦以進御獨兩漢無啓避景帝諱而  
置之也又古者郡將奏疲故貨香奏臆于江夏厥後專用干皇  
后入子諸王其下遂不敢稱而劉獨行于宋盛于元有啓副隄  
頭書之術煩士可鄙然以臣祖謙之賢而亦為之則其習非  
一日矣今取六者知之而辨其體曰書書有辭命議論一體曰

奏記二者並用散文曰啓啓有散文有四六長者謂之大啓短  
者謂之小啓曰簡簡用散文曰狀狀用儷語曰疏疏用散文太  
狀與疏諸集多不見見者僅有韓愈陸敬初觀察使柳宗元賀  
濛貞節度歐陽修回視州呂侍讀諸狀王安石遠近宣徽太尉  
疏而已世俗字尊者多用儷語為恭則啓與狀疏大抵皆四六  
也總而論之書記之體本在書言故宜條暢以宣意復柔以釋  
情乃心舌之獻酬也若夫尊卑有序親疎得宜是又存乎節文  
之間矣

說書辨

說書者儒臣進講之詞也人主好學則觀覽於儒臣因說其  
義以進謂之說書惟蘇文忠公集有邇英進講數條文鑑取以  
為說書題及魏王十朋集似稍不同太亦不能數陳大義今制

經進講亦有講章首列訓誥次陳大義而以規諷終焉欲其  
易曉故篇首多用俗語與蘇集所載異也

祝文辨

祝文者製神之詞劉勰所謂祝史陳信者乎文質者是也昔伊  
祈始蜡以祭大融其詞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其壑其壑其壑其壑  
歸其澤此祝文之祖也厥後虞舜祀田尚湯告帝周禮設大祝  
之職掌六祝之詞春秋以降史記禮記祭文之由來尚矣考其  
大旨有六曰若曰修曰祈曰報曰辟曰請用以奠天地山川社  
稷宗廟五祀羣祠而總謂之祝文其詞又有散文儷語之別

辨辨

辨判別也漢以前初無作者至唐韓柳乃始作焉然其原實出  
於蒙莊然本乎至當固不易之理而以反覆曲折之詞發之若其  
題曰某辨或曰辯某則既作者明之實非有異義也

解辨

解者釋也楊雄始作解嘲後韓退有進學解世遂倣之與論說  
議辯益相連焉此外又有字解則別句名字說類

釋辨

釋者解也解之別名也蓋自蔡邕作釋論而卻正釋義皇甫謐  
釋勸東晉立居釋相繼有作然其詞旨不過通相相述而已至  
唐韓愈作釋言別出新意乃能追配舊文而免蹈襲之陋

問對辨

問對者文人假說之詞其名既殊其實復異故名實皆問者屬  
平天問江淹述古篇之類是也名問而實對者柳宗元答問之  
類是也其他曰難曰論曰答曰應又有不同皆問對之類也古

者君臣朋友且相問對其詞詳見于左傳史漢諸書後人倣之  
乃設詞以見志于是有問對之文而又覆縱橫可以舒憤鬱而  
通意慮若其詞雖有問對而名實別體者則當畧其類云

引辨

班固雖作典引然實為符命之文如雜黃命題各用已意非以  
引為文之一體也唐以後始有此體大畧如序而稍為短簡蓋  
序之濫觴也

題跋辨題 啟書讀

題跋者備編之後語也凡經傳史子詩文圖書之類前有序則  
後有後序可謂盡矣其後覽者或因人之請求或因感而有得  
則復折詞以撥王未簡而細謂之題跋若片金石例云跋者隨  
題以置語于後前有序則當撥其有闕大體者以表章之須謂

曰簡嚴不可墜人莫曰漢晉遺集題跋不載至唐韓柳始有讀  
其書及讀其文題而後之名宋歐曾而後始有跋語其詞意無  
不相遠也盧疎齋云跋取詩狼跋其胡之義狼行則前躡其胡  
故跋語不可太多多則冗尾語宜峭跋使不可加若然則跋選  
貴先貴簡峭也綜其實有四曰題曰跋曰書某曰讀某夫題者  
締也香締其義跋者本也因文見本書者書某讀某者因於書  
其詞者古證今釋疑詞謬專以簡勁為主與序引不同又有是  
詞所以題就其書之本末指讀其詞之表也然題跋書於後而  
題詞冠于前此其辨也

志辨

志者記也字亦作誌其名起于漢書志而後人因之大抵記  
事之作也他如墓誌別為一類

紀事辨

紀事者記事之別名而野史之流也古者史官實記時事而耳目所不逮文人幸士之有見聞隨手紀條以備史官之採擇以裨史籍之遺亡故以紀事指之

七辨

許品論也史家優能之詞蓋古者史官各有論者以訂一時君臣言行之是非然慎意命詞以協于二故劉向遷史記稱太史公曰而班固西漢書則謂之贊范曄東漢書及謂之論其實皆評也而評之名始見于三國古後世作者漸多則不必乎家史筆而後為之矣故二評載論文輝而評史見于蘇文忠公集中又有雜以評事之得失

字說辨字序 名義 安字 字說

儀礼士冠三加三醮而申之以字詞後人因之遂有字說字序字解皆字詞之濫觴也雖其文去古甚遠而丁寧訓誡之意無大異焉若夫字說祝詞則倣古詞而為之者也然近世多尙字說故今以說為主 其他亦並列焉至于各說名序則援此意而推擴之而女子笄亦得稊字故宋人以女子名詞其實亦字說也

七辨

文通交体有曰七者詞雖八首而問對凡七故謂之七則七者問對之別名而楚辭七諫之流也蓋自枚乘初撰七發而傅毅七激張衡七辯崔駰七依崔瑗七蘇馬融七廣曹植七啓王粲七釋張協七命陸機七徵相麟七說左思七諷規倣太切了無新義及柳子厚作晉問雖用其体而超然別立机杼漢晉作習

之弊一洗矣竊考對偶句語六經所不廢七体雖尚駢麗然遺詞變化與連珠全篇匹六不同也

連珠辨

連珠者假物陳義以通諷諭之詞連之為言貫也穿貫情理如珠之在貫也蓋自楊雄綜述碎文肇為連珠而班固賈逵傳教之流受紹繼作傳立乃云興於漢皇之世誤矣然其云詞麗言約合于古詩諷興之義則不易之論也其体展轉或二或三皆駢偶而有韻故工此者必使義明而詞達事圓而音澤也

義辨

義者理也本其理而疏之謂之義若禮所載冠義祭義射義諸篇是已未文鑑乃有之而其体有二一則如百冠義之類一則如今明經之詞夫自唐取士有明經一科而宋因之不過試以墨書帖義徒取記誦而已神宗時王安石撰周禮詩書三經以頒行試士舊法始變其所製義式至令倣之厥後安石之必廢舊不用張庭堅釋義二篇其遺式歟方今駢麗之詞與庭堅之說不合無乃異乎當時立法之初意乎

雜文類

說辨

說者解也述也解釋義理而以己意述之也說之名起于夫子說卦漢許植作說文亦祖其名以命篇而魏晉以來作者絕少獨曹植集中有二首而文過不載故其文闕焉陸機文賦論作文之體有曰說燁燁而論誑是豈知文者哉至昌黎惻斯文曰辨作師說柳子厚及宋諸大儒各即事即理而為之說以曉當世悟後學由是六朝陋習一洗無餘矣盧學士云說須自由



已意橫說豎說以抑揚與贖為上與論無大異也此外又有名  
說字說其名雖同而所施則異故別為一類云

原辨

原者本也謂推論其本原也義始大易原始要終之訓自唐韓  
愈作五原而後人因之雖非古体然其遊原本始致用當今則  
誠有不可少者至其曲折抑揚亦與論說相為表裏無其異也

議辨

議者宜也周爰諮謀以審事宜也周書曰議事以制政乃不迷  
昔管仲稱軒轅有明臺之議則議之來遠矣至漢始立駁議聚  
者雜也雜議不純故曰駁又國有大事先集羣臣而廷議之  
厥後下公卿議乃始撰詞書之簡牘以進而學士偶有所見  
姜復私議王家文以辨潔為能不以繁縟為巧事以明駁為  
美不以深隱為奇此外又有言詞只目為一體

嘏辭辨

嘏者祝為片致福于主人之辭記所謂嘏以辭告者是也辭見  
儀禮他集不載唯蔡中郎集有祭禮嘏詞九祝辭之類

致辭辨

致辭者表之餘也起于越臣祝七在而後世因之凡朝廷有大  
慶賀臣下各撰表文書之簡牘以進而明廷之宣揚宮室之贊  
頌又不可缺故節畧表語而為之辭觀宋文鑑以此雜于表中  
益可知矣今之祝替創其制也

上梁文辨

上梁文新先師上梁之致語世俗皆謂官室擇吉上梁親賓裏

麴糶他物稱度而因以稱匠人於是匠人之長以麴拋梁誦此文以祝之其詞首尾皆用麗語而中陳文詩詩各三句以按四方上下蓋俗體也

文辨

編內所載均謂之文而此類獨以文名者蓋文中之一體也有散文有韻語或效楚詞或為四六或以盟神或以諷人其體不同其用亦異如柳宗元乞環交韓愈送符文孔珪北山移文之類

雜著辨

雜著者詞人所著之雜文以其隨事命者不落體格如韓非說難之類故謂之雜若劉勰云並歸體要之詞各入討論之域正謂此也

文告類

符信

符信也晉以後始有之唐世凡上達下其制有六其六曰符信書省下于州州下于縣縣下于鄉皆用之蓋亦沿晉制也然唐文不少概見晉及南朝多有之

檄辨

檄軍書也以木簡為書長尺二寸用以號召若有意則捕雞羽而遣之故謂之羽檄言如飛之疾也古者用兵誓帥而已至周乃有文告之詞而檄之名始見於戰國史記載張儀為檄以告楚相云始吾從若飲我不盜而壁若管我若善守汝國我願且盜而城是也後人做之代有著作而其詞有散文有韻語若論其大體則劉勰所謂植義飭辭務在剛健或述此休明或敘彼

苛虐指天時審人事算強弱角權執機者龜于前驗縣銘鑿于  
已然然插羽以示迭不可使詞緩露拔以宣眾不可使義隱此  
其要也其他報咨論告亦兼稱檄又州郡徵吏亦稱為檄蓋取  
明舉之義而其詞不存

露布辨

露布軍中奏捷之詞書詞于布建于漆竿之上劉勰謂有檄不  
封布諸視聽者此義也任助云漢賈洪為馬超代曹操作露布  
而世說亦謂祖溫北征令袁宏倚馬撰露布則露布之作始于  
魏晉而杜祐通典以為自元魏攻戰克捷欲天下聞之始作露  
布誤矣劉勰檄移篇云檄或稱露布豈露布之初告伐告捷與  
檄通用而後始專以奏捷歟然二支世既不傳而後人所作皆  
用儷語與表文無異不知其上本然乎西山云作此貴雄壯奮

發和僊無嘗觀者詳焉

公移辨

公移者諸司相移之詞故以公移括之唐世凡下達上其制有  
六其二曰狀百官手其長亦為之其五曰辭庶人言為辭其六  
曰牒其品已上公文皆稱曰牒諸司自相質問其義有三曰關  
謂關通其事也曰刺謂刺舉之也曰移謂移其事于他司也宋  
制宰執皆三省樞密院事出使者及從官任使則移六部用申  
狀六部相移用公牒 今制上達下者曰詔會曰劄付曰案驗  
曰帖曰故牒下達上者曰咨呈曰案呈曰呈曰牒呈曰申諸司  
相移者曰咨曰牒曰關上下通用者曰揭帖六器因前代之制  
而損益之耳

判語

判者斷也古者折獄以五聲聽訟致之于刑而已秦人以不爲  
師專尚刑法漢承其後雖備吏並進然斷獄必貴引經尙有近  
於先王議制及春秋誅意之微旨其後乃有判詞唐制選士判  
居其一用彌重矣故今所傳如稱某某有姓名者則斷獄之詞  
也稱甲乙無姓名者則選士之詞也要之執法據理悉以人情  
雖曰彌文而去古意不遠矣獨其文堆垛故事不切于斷罪拈  
弄詞華不歸于格律爲可惜耳雖宋儒王回之作脫去四六純  
用古文庶乎能起二代之衰而後人不能用也今世理官斷獄  
例有察詞而設科取士亦試以判昔體皆用四六則其習由來  
久矣唐朱判條凡十二曰科罪曰評允曰辨雪曰答異曰判罷  
曰判留曰駁正曰駁審曰未減曰案寢曰案侯曰寢寤

約辨

約束也言語要結戒令檢束皆是也漢王褒始作僂約而後世  
未聞有繼者豈以其文無所施用而畧之歟愚謂後人如鄉約  
之類亦當倣此爲之庶幾不失古意故特列之以爲一體

悼往類

行狀辨

狀者貌也禮貌本原取其事實先賢表謚並有行狀狀之大者  
也文章緣起云始自漢丞相曹傳胡幹作楊元伯行狀然徒  
有其名而亡其辭文選惟載靈寔陵王行狀一篇詞多矯誣識  
者病之後世祇韓柳所作足爲楷式蓋其死者世系名字曾甲  
行治壽年之詳或牒者功太常使議謚或牒史館請編錄或上  
作者乞墓誌碑表之類皆用之而其文多于門生故吏親舊之  
手以謂非此輩不能知也其逸事狀則但錄其逸者其所已載

不必詳焉乃狀之變休也

述辨

述謨也纂誤其人之言行以俟考也其文與行狀同不曰狀而曰述亦別名也宋王安石有先大

墓誌銘辨

誌者記也銘者名也古人有德善功烈可名于世沒則後人爲之鑄器以銘而俾傳于無窮若蔡中郎集所載朱公叔鼎銘是已至漢杜子夏始勒文埋家側遂有墓誌後人因之蓋于葬時述其人世系名字節里行治壽年卒葬日月與其子孫大畧勒石加蓋埋于曠前三尺之地以爲異時陵谷變遷之防而謂之誌銘蓋謂其題則有曰墓誌銘有誌有銘者是也曰墓誌銘并序有誌有銘而又先有序者如元稹杜工部墓誌銘并序是也

然云誌銘而或有誌無銘如韓愈貞州司法參軍李君墓誌銘或有銘無誌如王安石儀部郎中昆君墓誌銘序事在銘內則別體也曰墓誌則有誌而無銘曰墓銘則有銘而無誌然亦有單天誌而却有銘如柳宗元東明張先生墓誌單云銘而却有誌者如蔡邕貞節先生范史異銘有題云誌而却是銘如任昉劉先生大人墓誌題云銘而却是誌者如韓愈考功員外盧君墓銘皆別體也其末墓而蓋唐者曰權唐誌曰誌其頌後墓而再誌者曰續誌曰後誌歿於他所而歸葬者曰歸附誌葬於他所而後遷者曰遷附誌刻于蓋者曰蓋石文刻于碑者墓碑記記曰墓碑銘書于木版者曰墳版文曰墓版文又有曰墓誌曰誌文曰墳記曰墳記曰墳銘曰櫛銘曰埋銘其在釋氏則有曰塔銘曰塔記凡二十題或有誌無誌或有銘無銘皆誌銘之別

題也其爲文則有正變之二體正體惟敘事實變體則因敘事而加議論焉又有純用也字爲節段者有虛作誌文而銘內如敘事者亦變體也若夫銘之爲體則有三言四言七言雜言散文有中用兮字者有未用兮字者有未用也字者其用韻有一句用韻者有兩句用韻者有三句用韻者有前用韻而未無韻者有前無韻而未用韻者有篇中既用韻而章內又各自用韻者有隔句用韻者有韻在語辭上者有一字隔句重用自爲韻者有全不用韻者其更韻有兩句一更者有四句一更者有數句一更者有全篇更者皆雜出于各篇之中難以例列也

墓碑辨

檀弓曰平康子之母死公肩假曰公室視豐碑註云以木爲之形如石碑樹于槨前後穿中爲繩盧繞之律田以下梓祖廟

記曰古者葬有豐碑以窆秦漢以來死有功業則刻于上稍改用石宋晉間始稱神道碑蓋地理家以東南爲神道碑立其上而名耳墓碣近世五品以下所用文與碑同墓表則有官無官皆可古今作者惟昌黎最高行文敘事首尾不相蹈襲凡碑碣表于外者文則稍詳銘誌埋于墳者文則嚴謹其書法則惟本其學行大節小善寸長爲皆勿錄近世勿知者至將墓誌亦刻墓前斯失之矣

墓表辨

墓表自東漢始安帝元年立謁者景君墓表且文體與碑碣同有官無官皆可用非若碣之有等級限制也以其樹于神道故又稱神道表其爲文亦有正變須辨之又有所表阡者墓道也

吁表辨

略南北曰吁漢京兆尹曹氏墓誌陵謂其道曰京兆吁原涉墓  
之起父塚曰南陽吁歐公瀛岡吁表蓋取其義

哀辭辨

哀辭者哀死之文故或稱文夫哀之為言依也悲依于心故曰  
哀以辭遣哀故謂之哀辭漢班固初作梁氏哀辭後人因之或  
以有才而傷其不用或以有德而痛其不壽幼去成德則譽止  
於察惠弱不勝務問悼加乎膚色此哀辭之大畧也大抵誄詞  
以敘世業故今學敬魏晉以四言為句文辭則寓傷悼之情其  
言皆自韻語或長短句或駢體惟意所之則與誄體異矣

誄辭

誄者累也累列其德行而稱之也周禮太祝作六辭其六曰誄

卽此文也今考其時賤不誄貴幼不誄長故天子崩則稱大以  
誄之卿大夫卒則君誄之魯哀公誄孔子曰昊天不弔不救遺  
一老俾屏予一人以在位幾幾予在疚嗚呼哀哉尼父古誄之  
可見者止此然亦者矣竊思周官請誄以定謚則其詞必詳仲  
尼有誄而無謚故其詞獨畧蓋制誄之初意然歎又按柳誄誄  
惠子辭哀而韻長則今私誄之所由起也蓋古之誄本為定謚  
而人之誄惟以重哀則不必問其謚之有無而皆可為之至于  
貴賤長幼之節亦不復論矣其體先述世系行業而未屬哀怨  
之義所謂傳體而頌文樂始而哀終也

祭文辨

古者草祭史有冊祝載其所以祝之之書考之經可見若文選  
所載謝惠連之祭古冢王僧達之祭顏延年亦不過敘其所祭

及悼惜之情而已迨後韓柳歐蘇與張詰君了或因水旱而禱  
于神或因喪葬而祭親舊其情實意溢于言表大抵禱神以悔  
過遷善為士奈故舊以道達情意為尚兼讚言行以寓哀傷其  
詞有散文有龍語有卜語而韻語之中又有散文四言六言雜  
言駢體儼體之不同劉勰云祭者文之宜恭且哀若夫辭華而  
靡實情鬱而不宣豈非工於此者也

弔文

弔文者弔死之辭又弔者至也詩曰神之弔矣言神至也賓之  
慰主以至到為言故謂之弔古者弔生曰唁死曰弔或驕貴而  
殞身或狷忿而乖遺或有志而無時或美才而兼累後人歿而  
慰之並名為弔若曹詭之弔屈原則弔之祖也然不稱文故不  
列之且文濫觴于唐故有弔戰場弔鐔鐘之作大抵弔文之體

影若楚騷而切要惻愴似稍不同若華過韻緩節而非文也

謚議辨

先生謚以尊名節以重惠故行出于已而名生于人使夫善者  
勸而惡者懼也天子崩則臣下制謚于廟如明受之于天也諸  
侯薨則太子赴告于天子明受之于君也蓋子不得議父臣不  
得議君故受之王天與君若卿大夫則有司議而謚之故問制  
太史掌制賜謚小史掌卿大夫之喪賜謚秦廢謚法漢乃復  
之然僅施于君侯而公卿大夫皆不得與唐制太常博士掌王  
公以下擬謚宋制擬謚定下太常覆于若功集議于尚書省其  
法漸窮故歷代以來有帝后論議臣僚美惡謚法其体有四  
曰謚議曰改謚曰駁謚曰各駁議今制雖設太常博士然不掌  
謚議夫臣受其家請謚則禮部覆奏或與或不惟上所命與則  
內閣擬四字以請而欽定之皆得美名初無惡謚以示懲戒而  
謚議遂廢至于名臣處士法不得議則門生故吏稍與作議而  
加私議焉其事起于東漢至今相沿不絕亦可見古法之不盡  
廢于今也故五日私議



算書新集

卷之四

五



